

2009年4月，崔武写了30多封信，给南京的各大名校，希望能够与他们合作，搞公民教育实践。但这30多封信中，只有一个校长回了信。一年后的今天，下关区教育局分管德育的副局长主动打电话给崔武，商讨中小学公民教育的事情。

这样的转变，得益于崔武的努力。崔武是南京的一名律师，他还是江苏作家协会的会员，而在13年前，崔武是苏北的一名语文老师。崔武，这个曾经的教育系统“反叛者”，现在却以律师的身份，用更多的热情投身教育。

他的教育，不再是普通的灌输知识，他想传播的是一个关于公民社会的理念。

□快报记者 朱俊俊/文  
快报记者 顾炜/摄



# 公民教育者崔武 带着16个“正义的苹果”走进课堂

## 下关教育局的橄榄枝

对于周斌的来电，崔武更多的是一种感动。

4月初的一天，南京市下关区教育局分管德育的副局长周斌打电话给崔武，在简单的自我介绍后，周斌直截了当地提出，想和崔武合作中小学公民教育的项目。正坐在办公椅上的崔武一下子激动地站了起来。

电话之后，便是面谈。周斌对崔武的公民教育非常感兴趣，希望能从区里找一两所学校，先作试点工作，以期作为探索公民教育的示范学校。一年多来，这是唯一一次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正式邀请。而在这之前，崔武都是孤身一人在战斗。

崔武确实有理由心存感动。在2009年的4月份，崔武选择了南京30多所名校，写了30多封信，给这些名校的校长，希望能够与这些中小学合作，成立一个公民教育基地。一年来，崔武只收到了一封回信。这封回信，来自浦口行知小学的校长杨瑞清。

正是由于这封信，让崔武的公民教育理念终于有了一个落脚点。这一年来，崔武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一下校园，看看学生，或者作个演讲。

## 女儿的教科书

行知小学的经历，是崔武阔别校园12年后，第一次回归。

13年前，崔武是江苏东台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。从1989年当地师范学校毕业，崔武做了8年的语文老师。1997年，编制在身的崔武不辞而别，去了另一座小县城做了一名律师。

离开教师岗位之后，崔武一直在反思，现在的教育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崔武的女儿今年上小学六年级，他仔细看了女儿的教材，课本的内涵确实很丰富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是这些教科书的主题。但崔武总觉得教科书缺了点什么？

“教材中的暴力倾向特别明显。”对农民起义中非理性破坏行为的赞美、对义和团运动中愚昧行为的肯定，以及老师对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》之类文章的精讲细读，都在潜移默化中，崇尚一种暴力美学。”崔

武自问：“我们到底需要给学生灌输些什么？”

“民主、权利、和平、友爱……这些是公民社会的应有之意，但我们的教科书却独独缺少了这些内容。一个没有受过公民教育的人，怎么能够去建立公民社会？”

“中国孩子‘听话’、‘本分’、‘老实’、‘乖巧’，其实，这正是中国孩子从小缺乏民主、权利、法律意识教育所致。正因为如此，从小培养公民意识就显得尤为必要。”崔武说。

## 一个苹果的启示

在与校园阔别了12年之久，崔武在2009年4月，突然有了重返校园的冲动。

只有南京浦口区行知小学的校长杨瑞清接纳了崔武。在崔武看来，杨瑞清之所以能接纳自己，关键是行知小学本身，就是契合“公民教育”之理——

“当初陶行知称呼学生为小先生、小主人，这种称谓，体现了行知先生对学生个人的敬畏。”而这是公民教育的根本。

第一次去行知小学，崔武就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吸引了师生的注意。行知小学有16个班级，444个学生。崔武带去了见面礼——16个苹果。每个班级一个苹果。每个苹果上都有一个标签：“正义之果”。

在分苹果前，崔武先讲了三个故事，第一个故事是孔融让梨，孔融把大个的梨让给了哥哥，自己只拿小的；第二个故事是“二桃杀三士”，讲了春秋时期，齐相晏婴通过两只桃子，让三位勇士论功行赏的故事，最终这三位勇士在两个桃子面前自杀；第三个故事来源于罗尔斯的《正义论》，母亲为两个孩子分蛋糕，为了体现公平，让哥哥切蛋糕，分配时却由弟弟首先选择。

“孔融让梨，体现了仁义，第二个故事体现了暴力，第三个故事体现了公平。”崔武说，从自己切蛋糕到让孩子分蛋糕，体现了让孩子参与的意识；让大孩子切蛋糕，让小孩子先拿蛋糕，体现了程序设计的合理。而母亲作为蛋糕的分配者，变成分蛋糕的监督者。西方这个故事中，两个孩子都抢着要

蛋糕，而且都想要分得多。这比较符合生活的真实。人有各种生理需要，扼杀人的生理需要去讲礼让，这很不人道。“在利益纷争面前，我们要学会制定游戏规则，学会通过程序规则做到公平合理。要通过程序让正义看得见。”

## 学生为什么不自信

苹果分到了每个班的班主任手里，如何在数十个学生中分一个苹果，成了考量老师智慧的一道难题。一(1)班分配苹果的方式非常具有典型性。一(1)班的班主任是邓小凤，她让学生自己决定分配苹果的方式。有学生建议分给班级里成绩好的同学，可有人反对，觉得不公平。课堂上就开始了争论。最后终于达成共识：投票！每个同学推荐一位或多个同学(不多于4人)，并写明推荐的理由。

第二天，每个学生的推荐票都交上来了。最后的结果，出乎邓小凤的意料，绝大部分学生都推荐了班上的李苗，而且理由都差不多：她成绩好，听写全对，上课发言积极。她一共得到13票。

“正义之果分得似乎很不公平。那么多的孩子投票给别人而不是给自己。”事后，邓小凤反思说，学生的这种谦让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一点儿也不自信！因为孩子们并不理解什么是正义，错误地以为这正义之果是要奖励给好孩子的。而班上恰恰就有这样的一个好孩子——李苗。她很能干，是班级里的小干部，学习成绩优秀，喜欢跳舞、画画，长得也漂亮，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。“这恰恰反映了我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。”

## 平等是公民教育的根本

“现代公民意识最核心的观念，应该是强调社会个体的主体意识和个体的主体解放，主要表现在维护、争取自身的自由和权利的强烈意识，以及对社会中其他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的关注、尊重与维护。

但是，通过这次苹果的分配，我们却发现，孩子们只在推荐好学生，对自己却是忽视的，这是我们目前教育的弊端所在。”通

过这次分配“正义之果”，崔武的想法更趋成熟，“现在的学校，缺少的就是一种重塑自我、崇尚个性的教育，而这种教育，就是公民的根本。”

崔武在行知小学成立了一个公民教育工作室。崔武是作家，他专门创作了公民教育三字经，开篇就说：“我是谁？世间最。俱平等，结社会。不高傲，不自卑。不造神，不怕鬼。存正义，明是非。爱和平，反暴力。……”

每天晨读，行知小学的学生都会朗读这个三字经，崔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能给孩子们灌输平等的公民意识。如今，孩子们都能背诵。

但是，仅仅是背诵或者朗读，还是不够的。崔武希望通过制度建设，来强化这种理念。“我碰到了一位好校长。”崔武说。

## 小社团里的大社会

如何让学生自治？这些学生只是还未成年的小学生，不是大学生，如何在教育中体现出公民意识？崔武决定从社团的建立入手。现在，行知小学的每个班里都有两至三个社团，有些学生喜欢打乒乓球，成立了一个社团，有的学生喜欢看《西游记》，也成立了一个社团……把相同爱好的人组织在一起，在崔武看来，这是培养学生公民意识的前奏。

“我把一个社团看成一个小社会，在这个社会里，有成员，也有规则。”崔武说，但这些规则由学生自己去创立，然后再由自己去遵守，有时候，学生为了制定一条规则，会辩论很久。“我不会告诉他们，这就是民主社会的模本，但等他们长大之后，会用这种方式去改变社会。”

杨瑞清校长对崔武的这种实验给予了足够的支持，“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来培养孩子的民主性格，通过公民生活的体验来培养现代小公民。它是法治国家的基础。”

现在的崔武有了一个更大的想法，“我想建议杨瑞清校长带着这些孩子，到政府部门去参观，由区长甚至市长来接待他们，和学生们进行平等的交流。”而这种教育方式，在国外民主社会，是很普遍的现象。

## 公民崔武

**出生年月：**  
1969年3月出生于江苏东台  
**学历：**  
1989年毕业于江苏东台师范学校  
**经历：**  
1989年~1997年 东台当地语文老师，从小学三年级一直教到高二  
1997年开始做律师  
2005年加入江苏省作家协会

## 他这个人

教师、作家出身的崔武律师选择公民教育作为自己的公益事业，可谓眼光独到。作家对灵肉沧桑的感悟、律师对公平正义的设计、教师对人类文明的拿捏，无不在他的公民教育实践中得到尽情挥洒。

——南京浦口区行知小学校长

杨瑞清

## »对话 公民教育 需要有人鼓吹

记者：你的公民教育实验进行了一年，有效果吗？

崔武：这种教育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，想在一年或者两年内取得什么明显的效果，不太可能。但杨瑞清校长和我交流的时候说，他的学生现在有了一个改变，不太怯陌生人了，看见有领导过来视察，他们会主动上前打招呼。我想，这也算是一种成果吧，因为学生们更自信了。

记者：你写了30多封信，只有一个校长回应你，是不是感受到了不被重视？有没有失落感？

崔武：没有失落，反而让我有了更加努力的冲动，可见我们的公民教育是被忽视的，需要有人去做，去鼓吹。

记者：你把公民教育放置在学校，是不是对这个成人世界已经失去了信心？我们离公民社会还有多远？

崔武：公民社会的基本形态，是每个公民能平等参与公共事务，这一点我们做得还很不够。个人的声音不被重视，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都很缺乏。我把这归咎于教育的失败。所以我希望能够从头开始，从学生开始。公民社会，我寄望下一代。

记者：现在的学校教育，到底缺乏什么？

崔武：现代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。如果偏离了公民教育的方向，我们的教育事业培养合格“劳动者”和“接班人”的目标就会徒具工具性。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，要“加强公民意识教育，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、自由平等、公平正义理念”。民主是多数人的事业，需要你我共同关注。没有多数人的觉悟，少数人永远可以利用一部分人的盲从压制另一部分觉悟的斗士。

记者：你崇尚的公民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

崔武：公民教育区别于传统的功名教育。传统的功名教育就是培养少数圣人、英雄、状元，培养出来的要么是依赖人格，要么是专制人格，要么是暴力人格。公民教育，就是赋予受教育者以法理意义上的“公民素养”，伦理意义上的“道德底线”，文化意义上的“道德情怀”和心灵意义上的“爱的能力”。公民教育，就是通过训练，让学生善于判断，并有能力作出决定。